

長
短
經

七

長短經卷第八

雜說

釣情

詭信

忠疑

用無用

詭順

難必

運命

大私

昏智

卑政

善亡

詭俗

息辯

量過

勢運

傲禮

定名

釣情第二十二

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曰未信則以為謗已

孫卿曰語而當智也默而當知也尸子曰聽言耳目

不懼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是知將語者必先

釣於人情自古然矣故韓子曰夫說之難也在知所

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

卑賤必奔遠矣

所說實為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奔其身此不可不知也

說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實為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此不可不知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說及其所

匿之事如是者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身

危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

之以其所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又曰與

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

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惜則以為嘗己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此不可不知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



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凡說須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

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荀悅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

也言出乎身則咎悔及之矣故曰舉過揭非則有干忤之咎勸勵教誨則有俠上之譏言而當則恥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爲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智則衆惡其蓋之也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

長八

二

爲懷隱進說竭情則以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則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仲丘發憤稱予欲無言者蓋爲語之難也何以明其難耶昔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亦云暮而果大亡其家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智之難也處智則難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籍之新婦
謂僕曰柎驂無苦服車至門拔教逆母滅櫓將失火
入室見曰曰從牖下妨往來者主人大笑之此三言
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矣此說之
難也說者知其難也故語必有鈞以取人情何以明
之昔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田嬰
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曰曰因問美珥所
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此情可以
物鈞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
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
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
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
何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
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此情可以言鈞也
吳伐越越棲於會稽句踐喟然歎曰吾終此乎大夫
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
其霸王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句踐及得免務報
吳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嘗之乃貸粟以卜
其事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
年吳其墟矣太宰嚭聞之讒曰伍員負忠而實忍人
吳遂殺子胥此情可以事鈞也客以淳于髡見梁惠
王惠王屏左右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讓客客謂

淳于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復見王王志
在音聲是以默然容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先生
誠聖人也前有獻善馬寡人未及試會生來後有獻
謳者未及試又會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此情
可以志釣也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用趙臣張
孟談之計陰謀叛智伯張孟談因朝智伯遇智果於
轅門之外智果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
孟談察其志矜而行高見二君色動而變必背君矣
智伯不從智果出遂更其姓為輔氏張孟談入見趙
襄子曰臣遇智果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
見智伯而更其族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因

長八

四

與韓魏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此情可以視釣
也殷浩仕晉有盛名時人觀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
此情可以賢釣也呂氏春秋曰夫國之將亡有道者先去黔經曰喜色滂然
以出怒色麤然以侮欲色燠然以愉懼色憚然以下
憂色懼然以靜此情可以色釣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
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周禮五聽一曰辭聽辭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色不直則赅三曰氣聽氣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耳不直則惑五曰目聽目不直則眊然由是觀之夫人情必見於物昔晉王
姬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蒸子以壅之沉冥無端甚可畏也故知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能知此者可以納說於日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此之謂也

人非矢



詭信第二十三

議曰代有詭詐反為忠信者也抑亦通變適時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

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曰信近於義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義所在不必信也

議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無有所廢則無以興若忠於

斯必不誠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觀之則吾之所謂忠則彼之所謂詐然則忠之與詐將何而取定哉抑吾聞之夫臣主有大義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觀臣主之義定欲行信顧上下之分明苟分義不愆於躬雖譎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葉

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楚子圍宋宋求救於晉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

五

五

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何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也

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

韓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許之吏令尹曰必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執其子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

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丘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死莫之養也仲丘以為孝舉而用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止聞仲丘賞之魯人易降北上下之利若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顏率欲

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偽也故不見率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

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

之議曰語稱惡許以為直者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若使顏率忠正則公仲之惡露故顏率許偽則公仲之福齊伐燕

得十城燕王使蘇秦說齊齊歸燕十城蘇秦還燕

人或毀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臣也將作亂燕王

意踈之捨而不用蘇秦恐被罪見入王曰臣東周之

鄙人也無尺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禮之於庭今臣

為王却齊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

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王

之福也燕王亦嘗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

自為娶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弊而不售順而無毀則售而不弊者唯媒耳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

唯訑耳訑音土和反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

長六

共

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蘇秦曰有此

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

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

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肖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

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

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

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

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韓子曰夫許由積牙下隨務光伯夷叔齊此數人者

皆見利不喜臨難不恐夫見利不喜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嚴形無以威之此謂不令之人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代將安用之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也皆自覆之術

非進取之道也且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

以自覆爲可乎則齊於營丘足下不窺於邊城之

外昔鄭子產獻入陳之捷于晉晉人問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是以衰今大

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大焉晉人不能詰也且臣之有老母於東周離老母而

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行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

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臣

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

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爲吏者其妻

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以爲

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

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弃

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

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

事適不幸而類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冗義

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

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

言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復厚遇之由此

觀之故知譎即信也詭即忠也夫詭譎之行乃忠信

之本焉

忠疑第二十四

夫毀譽是非不可定矣以漢高之略而陳平之謀毀

之則踈譽言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

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知世之聽者多有所尤

多有尤節聽必悖矣過九何以知其然耶呂氏春秋云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顏色言語動

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者也竊掘其谷而得其鈇

也谷坑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也

其隣子非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矣邾

之故為甲裳以帛綴以帛公息忌謂邾之君曰不若以

組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

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

其家為甲裳多為組也傷敗也邾君不悅於是乎止無

以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故為甲以組而便也公息

忌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以為組亦

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也累辱也凡

聽言不可不察樓緩曰公父文伯仕於魯病而死女

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其相室曰

焉有子死而弗哭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

是人弗隨之今死婦人為自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

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

不免於妬妻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樂

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

之羹美樂羊盡啜之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

堵師贊曰其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

賞其功而疑其心淮南子曰親母為其子抗禿出血至

耳見者以為愛子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
悞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耳從城上視牛如羊

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抔則階音階

隨訓面形不變其故有所階者所自窺之異

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詎知世之所自窺我者

乎是知天下是非無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

非者孰是孰非哉議曰夫忘家殉國則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

親則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

攘且殺莊賈是也故傳曰欲加之罪能無辭乎審是非者則事情得也



用無用第二十五

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然張一目之羅終不

能得鳥矣鳥所以能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

之助則飛不能遠矣以推之無用之為用也大矣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矣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削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昔陳平智有餘

而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相懷則智

者以有餘見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漢徵處士樊

英揚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李固朱穆以為

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器世

主禮之以得衆

孔子稱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燕昭尊郭隗以致劇樂齊桓禮九九之術以招英雋之類也

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也而惑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諺遠術賤斥國華不亦過乎

恩生怨第二十六

傳稱諺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於所疏必怨於親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泣涕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晉使韓簡子視秦師云師少於我我士

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

三施而不報所以來也

觀秦怒而來則知至思必有至怨矣

杜鄴說王晉曰

鄴聞人情思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謹夫戚而

不見異親而不見殊

戚近也殊謂異於疏者也

孰能無怨此常隸角

弓之所作也由此觀之故知怨也者親之也思也者

怨之所生也不可不察

詭順第二十七

趙子曰夫雲雷世屯瞻烏未定當此時也在君為君

委質治人各為其主用職耳故高祖賞季布之罪晉

文嘉寺人之過雖前宰君莫之怨也可謂通於大體矣

昔晉文公初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

祛及反國郟呂畏偪將焚公宮而殺之寺人披請見
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
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
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
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眾也公見之以難
告得免呂郟之難韓子曰齊晉絕嗣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
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君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
祛之罪桓公文君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能及二公後世之臣賢
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子罕田常之劫知
之則因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其
讎而時不能燭多暇之資自以為為賢而不惑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陳

長八

十一

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二人爭寵儀
惡軫於王曰軫重弊輕使秦楚之間將為交也今楚
不善於秦而善於軫軫為楚厚為秦薄也軫欲去
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之王乃召軫而問之軫曰臣願
之楚臣出必故之楚且明臣為楚與不也昔楚有兩
妻者王聞之乎王曰弗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
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復挑之居無幾何有
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為汝娶少者乎長者乎挑
者曰娶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復挑汝汝何故娶
長者挑者曰居人之所則欲其挑我為我之妻則欲
其罵人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使軫為臣常以國情

翰楚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臣何故
之楚臣出必故之楚足以明臣為楚與不也軫出儀
入問王曰軫果欲之楚不王曰然儀曰軫不為楚楚
王何為欲之王復以儀言謂軫軫曰然王曰儀之言
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盡知之矣子胥
忠於君而天下皆爭以為臣曾參孝己愛於親而天
下皆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問巷售者良僕妾
也出婦嫁於鄉曲者必善婦也今軫若不忠於君楚
亦何以為臣乎忠且見弃軫不之楚將何歸乎王以
其言為然遂厚待之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張儀

長八

十二

軫曰善因使人以張儀之言聞於韓信初為齊王時蒯通說
楚王楚王喜欲復之軫乃奔楚也韓信初為齊王時蒯通說

使三分天下信不聽後知漢畏惡其能乃與陳豨
謀反事泄呂太后以計擒之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

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高祖自將伐陳豨於鉅
鹿信稱病不從欲於中

起信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
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
侯群臣皆賀相國詐信曰雖病強入高帝歸乃詔齊捕通通

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耶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
臣之策故今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
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真之通曰嗟乎冤哉真也上曰
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紀而維絕山東大擾
異姓並起莫雋門鳥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

材疾走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求者，甚眾，故力不能耳。又可盡烹

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也。」豹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豹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人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因攫公孫子之脯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恃攫其脯而噬之哉？平君曰：鄙聞命矣。任之

於王後田單得免九子之讒，貂勃之力也。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王

欲自殺。齊人公孫攬俱，若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大

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

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北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負

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

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難也。雖墜墜，失也。言於吳，非其

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結其君，非義

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嚮使濟北

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慝齊，畢濟北招燕趙

而摠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

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眾，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

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瓦解土崩

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

北而與諸侯爭強，是以羔犢之弱而捍虎狼之敵也。

守職不撓，可誠一吳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負有低

首累足，撫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

也。

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蕃川陳琳典素紹文章素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効計其主取福一時故跣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此觀之是知晉侯殺里克漢祖戮丁公石勒誅棗嵩劉備薄許靜良有以也故范曄曰夫人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諱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旣不也

難必第二十八



夫忠爲事君之首龍逢斬比干誅孝稱德行之先孝己憂而曾參泣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甚弘死于蜀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石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此難

遇好文之主賈誼被譫於長沙當用武之時李廣無封侯之爵又云意合異類生愛意不合至親交兵

必者也何以言之

語曰拜關孤則越人之行自若弱子關孤則慈母入室閉戶故可必則越人不疑拜不可必則

慈母逃弱子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

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敖弟賢不過周

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

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漢時梁

孝王藏匿羊勝公孫詭韓安國泣說梁孝王曰大

王自度於皇帝

皇帝景帝也 是梁孝王兄

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

臨江王景帝太子也

孝王曰弗如也安

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

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

長八

十五

王適長太子也以言過廢王臨江

景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

栗姬夏憂死也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

以私害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耶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

夜泣涕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又如太后車

即晏駕馬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出羊勝等

景帝

弟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計求為漢太二恐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未盜帝聞詭勝計遣使十輩舉國大索捕詭勝不得由

史韓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三說之王出詭勝詭勝自殺也

由是觀之安存其可必哉語

日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又曰以色事人者色

衰則愛絕此言財色不可必也墨子曰雖有慈父不

愛無益之子黃石公曰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此言臣子不可必也詩云自求伊祐有言哉有言哉

運命第二十九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夫人之愛生負異音殊苦樂愚智尊

甲壽夭無非三世業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聖人所稀言也雖有其言難得而詳然

按之古今錯綜其紀乘乎三勢亦可以彷彿其略何

以言之荀悅云凡三光議曰三光日月星也精氣變異此皆陰陽

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

彼不其然乎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

福無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

溫霜露殺五穀人主好畋獵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

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人五穀不滋人主好武

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今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

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易稱

積善餘慶則有顏冉短折之凶善惡之報類變萬

端不可齊一故視聽者惑焉太史公曰書稱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七十子之徒仲丘最獨處顏回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饜食而早夭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常試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

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

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

皆性命三勢之理也昔號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扁鵲曰我非

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病雖鑿和弗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荀悅論性命三勢之理揚子法言云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或問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同之殘牛之賊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

者有待教化而後成者有雖加教化而終不成者故

上智與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則可上可下議曰傳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

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

疑焉故堯湯水旱天數也議曰夫陰靜陽動天迴地游太一元之災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數漢時公孫弘則不然以為堯遭洪水使禹治

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

事之紀觀公孫弘所言以為德感水洪軌咎徵人事也議曰傳云

早非天數也一家之談非為正論應休咎故曰人事魚信靈雨可救之應也周宣旱甚難

變之勢也議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誠也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言上天不以偽動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古語曰土性勝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傳曰

小惠未孚神弗福也此言善少不足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應異

者或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議曰

徒設空文精誠不至故不同也秦伯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

然欒氏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

人如周人之思邵公焉愛其甘棠沉其子乎欒氏死而盈之善未能及人

武子所施設矣而欒氏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後世一年晉滅欒氏由是

觀之感雖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雖賢智以其父感黑之汰

虐遂遇於禍然則禍之與福不在我之賢虐矣范曄曰陳平多陰謀而知

其後必廢邵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其子孫終陳掌又侯而邵

昌紹國鄒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於有德矣素安富貴氏之閒乃精

帝室引義推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贓罪其仁心

所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由是觀之夫陳平邵吉及素安之後

養之以福不能

議曰傳云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

議曰夫陰靜陽動天迴地游太一元之災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數漢時公孫弘則不然以為堯遭洪水使禹治

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

事之紀觀公孫弘所言以為德感水

洪軌咎徵人事也

議曰傳云

早非天數也一家之談非為正論

應休咎故曰人事

魚信靈雨可救之應也周宣旱甚難

變之勢也

議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誠也語曰應天以實

不以文言上天不以偽動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古語曰土性勝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傳曰

小惠未孚神弗福也此言善少不足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應異

者或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

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

議曰

徒設空文精誠不至故不同也

秦伯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

長八

十七

責其所以同斯則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

則取弊矣人遲速深淺變化錯乎其中是故參差難

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盡心焉盡

力焉以邀命也議曰孫卿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

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則天不能禍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若星墜木鳴天地之變怪

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矣何者政險失人田蕪稼惡糴貴人饑道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

謂人妖也禮義不脩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履難日

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亂無安國矣其說甚爾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弄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聖王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令以教誨明賞罰以阻

勸若此則亂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理之紂之所亂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變正而人易教則

安危治亂存上之發政也豈可謂有命哉昔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

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

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

若人事也天官之陣曰背水陣者為絕軍向阪陣者為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擊紂之億有八萬斷紂頭懸之白旗

紂豈不得天官之陣哉然而不勝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稽已智者謂之天子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按孫卿墨翟尉繚之說言吉凶

禍福在於人矣周公誡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懼弗敢荒寧享國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九年其在

祖甲爰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鰥寡享國世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則逸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

嗚呼嗣王其鑒于茲史記陳世家曰陳舜後也周武王封之陳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禪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氏得政

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又南越傳云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人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為君王句踐一稱伯蓋禹之烈也又曰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也幽王以為司徒問於太史伯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火正其功大

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襄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周襄何國興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

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常有功於天下而武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若周襄並必興矣按周公

馬遷太史伯之談言興亡長短必依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語其詳嘗試論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靈雖陰陽下人定於

冥兆然興亡長短以德為准若德循於曩則命定於今然則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則吉凶禍福不由天也命定於今則賢聖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盡心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之謂矣 議曰夫吉凶由人興亡在德稽於前載其在德必矣今論者以堯舜無嗣以為在命此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興者若使傅子則功臣之德廢何以言之昔鄭桓公問太史伯曰

周衰何國興對曰昔祝融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齊姜姓伯夷之後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伯翳佐舜懷柔百物若同衰並必興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捨

元首將授漢劉由此言之安在其無嗣哉又曰楚師屠漢卒睢水鯁

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此其弊也對曰宋景公之時禁惑在心公懼問子韋子韋曰心者宋

分野也禍當在君雖然可移於人據此言則君有禍人當受之若當君厄會之時則生人塗炭雖伊顏游夏何所坑哉故莊子曰當堯舜天下

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天下無道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此之謂矣又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蒸報為仁義自

金行不覓天地版蕩遂覆滌洛傾五都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據此論以戎狄內侵便謂由命此所謂不量於德者也何則昔秦穆公

問戎人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

法度身以先之僅可小理及其後世日以驕淫沮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殺至於滅宗皆此

類也夫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於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夫戎夷之德有如是者今

晉之興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沉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宜景遭多難之時務伐兵雄誅庶桀以便事

其傾覆屠鱸非止於誅殺也風俗淫僻廉恥並失先時而昏任情而動皆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始有反易剛柔有殺

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其淫亂凶逆非止於蒸報也由是觀之晉家之德安勝於商哉今見戎狄亂華便以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過歟

大私第三十

管子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周書曰將欲取之必

故與之何以徵其然耶黃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

取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 人多務功鮮有讓者唯天子不與下

爭功名耳故曰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 彼為諸侯已為天子 天子不收功於萬物故能成其高王

不覓名於眾庶 使城自保今士自取 盡與敵城之財令自取故能成其大也

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為無私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利之大者矣



敗功第三十一

文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王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

去八

二十

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因過以為功者也魏

將王昶陳泰兵敗大將軍以為己過

魏人感將軍引習過皆悅思報之習

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銷而業昌可謂智矣夫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上下離心賢愚釋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剋謬之甚矣夫人君苟統斯理行雖失而名揚兵雖挫而戰勝百敗猶可况再敗

乎此因敗以為功也故知智者之舉事也因禍為福

轉敗為功自古然矣議曰白起為秦坑趙降卒四十餘萬使諸侯曲秦而合縱夫坑趙降卒非勝也乃敗

秦之機商君詐魏虜公子印使秦信不行於天下乃自敗之兆非霸業也樂毅杖義以下齊城敗於即墨非敗也乃是吞天下之勢劉備憐歸義之人日行十數里敗於長坂雖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



昏智第三十二

夫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

即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闇於成敗者非愚

也以聲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攝

魯相齊景公聞而懼曰孔子為政魯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犁且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

何不延之以重祿遺哀公以女樂哀公親樂之必怠

於政仲尼必諫諫不聽必輕絕魯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繡之衣而舞舜康樂遺魯君魯

君受齊女樂怠於事三日不聽政孔子曰彼婦人之

口可以出走遂適衛此昏於聲色者也我王使由余觀秦秦繆公以由余賢

聖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內史廖曰我王處僻匿未嘗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

為由余請以疎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我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我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以女樂二八遺我我王受而悅之終年不

遷由余諫不聽繆公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梁王觴諸侯於苑臺魯君曰昔者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遂疏儀狄絕旨酒日後

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也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而飽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也晉文公得南之

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也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

臺陂池亡其國者也今主君之樽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之樂也人有一於

此足以亡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誠歟梁王稱善相屬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塗矣太史公曰平原君

翩翩濁代之佳公子也然觀大體語曰利令智昏平

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邯鄲幾亡

此昏於利者也人物志曰夫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

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悵嗇是有慈而不仁者觀危急則隱將赴救

則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欲則向恚是有厲而

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則恣奪之也仁而後漢班固傳評曰昔

班固傷司馬遷之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

固身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竇氏勢方竇氏敗可謂智及之

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矐耶此昏於勢者議曰

夫班固傷遷公論也自陷大戮挾私也夫心有私則智不能守矣尸子曰夫吳越之國以臣妾

為殉中國聞而非之及怒則以親戚殉一言夫智在

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

弇之也此昏於怒者也好亦然矣語曰莫知其子之惡非智損

也愛弇之也此昏於愛者也是故論貴賤辯是非者必且自

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范曄曰夫利

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則厲

誠能迴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則能怒而自鑒議曰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剛由此言之心苟

有私則失其本性矣尸子曰鴻鵠在上殼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

曰不知也非二五難計欲鴻之心亂也是知情注於利則本心亂矣



卑政第三十三

劉厲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偏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

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是以先王設官分職而共治也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縵韓子曰百

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肯故曰療飢不期於鼎食此

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知者

微妙之言上知之所難也今為眾人法而以為上知

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梁

肉而飽短褐不兒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

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

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所難論則

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又曰世之所謂

行取異於人為恬惓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惓無用之教也恍惚

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則恍惚之言恬惓之學天下

賢者而後能行之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

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為故君子所

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曲辰稼軍陣

同務而已故曰小人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

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夫獨

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

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

之所由生也故曰為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為巧者使人不能得為此

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倖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

強志曰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汗於俗

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議曰據文子此言以為聖人不可

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於物而俯同於俗耳非貴於

獨能獨勇者也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

未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

然則六合不足均也也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農士商工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

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上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此立法以理其差之也使賢愚不相

弃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

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

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

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

異是餓者百日以待梁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

議曰昔楚之心輪宋之墨翟能使木載自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簫皆無益於用而為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汗湯學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伎成無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

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殮挹聖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在於適時無貴於遠功有自來矣

善亡第三十四

議曰世有行善而反亡者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何以徵其然耶孟子云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

也今為仁者猶以不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火不息則

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又五穀種之

美者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

也尸子曰食所以為肥也一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

夫治天下大事也辭今人皆以一飯而問人奚若者

也議曰此善少不足以成名也惡亦如之何以明其然耶書曰商罪

有罪惡未滅也今人見惡即未滅以為惡不足足懼是以由是觀之亡滅者繼踵於世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聖人之誠

故知善也者在積而已今人見徐偃亡國謂仁義不足杖也見承桑失統謂文德不足恃也承桑氏之君備德廢武以滅其也國是猶杯水救火一飯問肥之說惑亦甚矣

詭俗第三十五

夫事有慎之而為失義有愛之而為害有惡於己而為美有利於身而損於國者何以言之劉梁曰昔

楚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於

乾溪殉之以二女此慎之而失義者也議曰夫君正臣從謂之順今君失義而臣

下從之非所謂順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穀陽獻酒子反以斃

此愛之而害者也漢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嘗與后同席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慎夫人席與后同席素

盜引慎夫人坐上大怒素盜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乃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陸

下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豕乎上乃悅由是言之夫愛之為害有自來矣臧武仲曰孟孫惡

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疖也疖毒滋厚藥石猶

生我此惡之而為美夫者也孫卿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

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韓子曰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

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俗遁世謂之

高慤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人

不棄者更有其效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人難使也

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慤者人不

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

夫之私譽而人立之大敗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家國無危亂不可得

也由是觀之夫俗之好惡與事相詭唯明者能察之
韓子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此之謂異利者也

息辯第三十六

議曰夫人行皆著於迹以本行而徵其迹則善惡無所隱矣夫



辯者焉能逃其詐乎

中論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

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故曰使

之信如彼數物誰其疑之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已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審

觀其體則無所竄情何謂行本孔子曰立身有義

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

而勇為本太公曰人不盡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潔愛

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安萬乘

之主簡練羣臣定其名實明其令罰非吾宰相此

行本者也何謂事迹昔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

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

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

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夫子之

守阿也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貧苦趙

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幣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之

者齊國大理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官宴見問上

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

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將以為賢上曰賢

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

君危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

日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陛下視今為治也亂也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

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此事迹者也由是言之夫立身

從政皆有本矣理亂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

以事迹繩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熱則善惡無所逃矣

量過第二十七

議曰楊惲書云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今奈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黨黨類也小人之過當怒而勿責之也

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齊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

豈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議曰夔龍稷契王者佐也狐偃咎犯霸者佐也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材而為霸者之政非

小器而何由是觀之孔子以管仲為夔龍稷契之黨而觀過也虞卿說魏王曰

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

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

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之矣若曰勝千

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

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開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由

是觀之夫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

不能伐燕虞卿反以為強大天下無敵非詭議也各

從其黨言之耳不可不察





勢運第三十八 百六之運推遷改移不為堯存

至人無可解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禮讓焉此數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勢運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

暴亂起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 議曰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此有餘則讓者也

漢書曰韓信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在漢中蕭何言於高祖曰韓信者國士無雙此不足則爭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能守志不移者鮮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爭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林中

不賣薪湖上不鬻南魚者有所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刑不能禁也

長八

二十八

慎子曰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眾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眾也 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逼然新

語曰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四瀆東流則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是知世之君

子未必君子 議曰庄衡云循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此四者 世之小人未必小人 議曰尚書

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夫世之君子乃由上之所化矣 世之小人未必小人 小人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罔獲此言躬之季世卿士君子並為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 世之

禮讓未必禮讓 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周之

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由比言之夫樂厲之讓勢運之耳故知世之禮讓未必禮讓也 夫勢運者不可不察 議曰政論云雖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變故

知君子小人本無定質蓋隨執力運者多矣

傲禮第三十九

左傳曰無傲禮曲禮曰無不敬然古人以傲為禮其故何也欲彰於人德者耳何以言之昔侯嬴為大梁夷門監魏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引公子過市及至家以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言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稠人廣眾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長八

二十九

屠中願枉車騎過之侯生下見其客未交與之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觀從騎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然不變乃謝客就車也

張釋之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轆

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轆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

廷辱張廷尉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

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廷使跪結轆欲

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天子常欲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黷曰夫以抗禮或譏黷曰自

為禮可以重人矣

議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此言忠臣孝子因不和昏亂乃見其節

定名第四十

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



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識鑒不顯原其所以

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

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故稱之曰道德

仁義禮智信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為行知所

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又曰道者謂人之所蹈使萬物不失其所由也德

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謂之德仁者愛也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悲惻隱之心遂其生成義

者宜也明是非立可不忝謂之義又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建功立事也禮

者履也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又曰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

之情謂之智信者人之所承也發號施令以一人心謂

之信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又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說苑曰從命命利君謂之順又曰君

命利君謂之忠又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孫卿曰

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謂之亂又曰賞無功謂之亂君有過失將

危國家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用

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能率君羊下以諫於君解國之

大患除國之大害謂之輔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謂之弼故諫諍輔弼者可謂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貴也莊子曰莫

之顧而進謂之佞佞意道守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

言謂之摠好言人惡謂之讒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匿不擇善不取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古語
曰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以賢代賢謂之
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
謂之盜罪不知僞言謂之虐敬不中禮謂之野禁而不
上謂之逆又曰恭不中禮謂之逆禁非立是謂之法知善不
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
金銀綵帛謂之殘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非以法
度謂之賊莊子曰折交離親之賊孫卿曰不恤君之禁辱不恤國之賊不恤合苟容以待裒養交國之賊也賢
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色取人而實違之
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
分於道謂之性分謂始得為人形於一謂之命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凡

長八

三十一

人函五常之性而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氣
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
或曰樂與音同乎對曰昔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
而聽古樂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
之如彼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
何如子夏曰夫古樂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者德而
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
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衛音趨數煩志也齊音傲僻驕志也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樂之異也董生曰古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時者而以深入教化於人然後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故國風淫俗在於管絃樂書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正而理道備矣此又音聲之異也或曰音與樂既聞命矣敢問儀與禮同乎對曰昔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於子太叔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也天地之經民實則天之明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

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

爲五味酸醎辛甘苦也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於是非分別也章章爲五聲商

角徵羽也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也哀有哭

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故人能曲直以從禮者謂之成人或曰然則何謂爲儀對曰養國子教之

六儀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儼恪矜莊朝

廷之容濟濟踴踴喪紀之容纍纍顛顛纍音力追反顛音田真反思見軍旅之容暨暨詔詔詔音碩教今之貞也車馬之容駢駢翼翼

翼此禮儀之異也夫定名之弊在於鉤鈇折辭鈇音普不覓反苟無其弊則定名之妙也論曰班固九流其九曰雜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雜才以長諷議由是觀之雜說之益有自來矣故著此篇蓋立理敘事以示將來君子矣

長短經卷第八



杭州淨戒院新印



